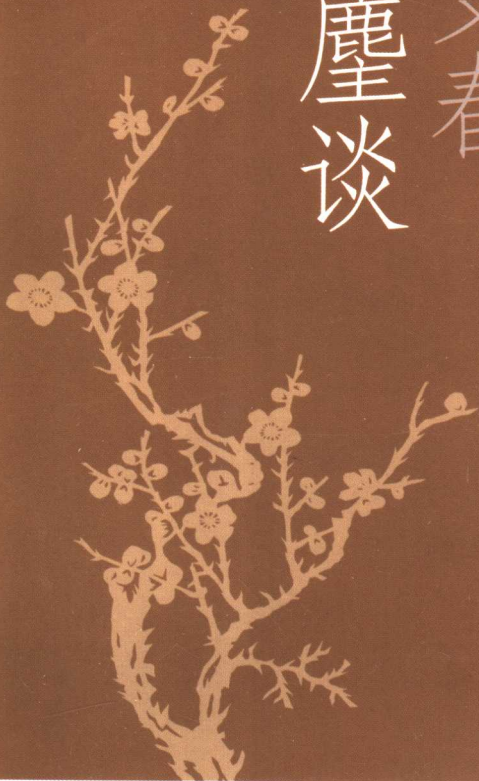


乙酉年夏天上演的那场叫『超级女声』的好戏，
带动了惊涛拍浪似的热情，也挑起了激烈的唇枪舌战……

梅依
著

聊赠一支春

李宇春塵談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聊贈一支春
李宇春塵談



梅依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聊赠一支春:李宇春塵谈 / 梅依著. —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6.6
ISBN 7-80148-956-X

I.聊... II.梅... III.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61417 号

聊赠一支春:李宇春塵谈

梅依 / 著

责任编辑: 刘 刚

装帧设计: 林 涛 秦 嶷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邮政信箱: 北京市东四邮局 7 号信箱 100010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销售热线: 010-65512133

E-mail: newstar_publisher@163.com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880 × 1 230 1/32

印 张: 9.625 字 数: 171 千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一版 2006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0 001~10 000

定 价: 23.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 0539-2925659

【满江红】·夜感

夜雨侵灯，披衾也、寒深旧泽。又三载、去巢离雁，似迷南北。故国形随颜色改，新词意逐秋风袭。看寒来暑往越关山，无人惜。

如何忆、江南笛。从头问、长安客。念偕游牧野，听老乡邑。无那人间伤远道，长教天地成营役。望江河送去了平生，孤舟立。



责任编辑	刘	刚
特约编辑	施	曦
装帧设计	林	涛
	秦	凝

五绝·月鸣琴

夜静觉风轻，梁空丈雪盈。
分明无所意，何故壁琴鸣。



自序

天上人间

这一年，日子极躁，躁得要使人坐禅。

然而，坐禅却极不易的。即使有司世之神将六百卷般若经一分遣，亦无法料理清楚这人间——如此，便是为人间。仿佛泾渭一线，只在天上人间之别。

许多时候当窗静坐，我默想天上，该是何等光景。却不似这尘间的逝水流年，转眼儿便是落花流水春去也。我所想的天上，与佛家所言的色界天、无色界天不等同。彼等两天，固然衣冠峨然，襟服华美，面容丰神秀澈，行止端严倜傥，余劫却无法规避，最后少不得贪嗔毁誉，终究一番凄苦。倘般若经可以延展另一重花明，如一杆长篙递出无穷瀚波，如一帧书卷翻读无尽沃野，则是不尽处有穷音，兵戈斯世中有如花浮水的坐禅悠然了。这是我所想的天上，与肉眼所察觉的人世，何其不同。

天之于人，拆字解意，多了二重平整笔画，便一切端坐俨然，和静清好。而人却只得光脚行走，二体趑趄，极尽能事保持平衡，不能安生消停。我于是看见天俯瞰人世之眼，便似大有深意；而

尘中薄渺蜉蝣，抬头望天，无不憬然。路人相望彼此，原是各自辛苦，同样人生。

我未敢相望彼此，恐于他人眼瞳里照出自己的蝇营狗苟来。便爱看天，不谈天气，只看这云的澹，风的清，一层似透非透微亮的空，明蓝的无着色。这样地看，并不为什么，只是殷勤看，心头无雨晴。尤其是在傍晚飞行的飞机上推上小窗挡板，一孔极目，天上是明镜里的彩轴，点染波皱，折射的是画笔不能穷极的光景。然而云层黯淡浓厚，人间便是墨瓶翻汁的绝望了。人世间但凡活得糊涂，方见真好，比照之后不见方舟，心头一瞬可以想见摩西抵达崖边望见滔天海隅的绝望。又何必要比照呢，我于是鄙薄自己。怪责之时，觉察到自己的痴意，以及行墨时蹇滞的痴意。

2

痴人爱痴人。我便以这种古怪的方式，爱着波兰的两个痴人：Zbigniew Preisner（哲比根尼奥·普瑞斯纳），Krzysztof Kieslowski（克日什托弗·基耶斯洛夫斯基）。已作古的基耶斯洛夫斯基把音乐当成他作品中的 cast，携手天才普瑞斯纳，他的夙求达到了。“伯格曼式的诗情，希区柯克式的叙事技巧”，光影折射出陆离的尘，《红》则《红》矣，《白》则《白》矣，《蓝》则《蓝》矣。三部曲，是人世形形色色的痴，不必天上，已更天上，痴绝人间。基耶斯洛夫斯基去了天上，那里是一派光明气象。我松了一口气，毫无悲意，心里暗道：活到如此份上，老家伙你终于可以去死了。这老家伙怎知，一部《蓝》的配乐，让我几近踌躇，迄今不忍再作翻看。如今一死，万般墨笔安生了，消停了，干净异常。

尘中有凤毛麟角，才有活的侥幸，活着的好。隐约有希望的凤毛麟角，照见日子的贫瘠，仿佛残损乐曲中偶遇一段华美乐章，

破裳里偶露一角华服，残垣断井余半片画檐雕花，一夜屋顶残漏牵扯一场深梦。一梦牵扯一梦，一日嬗变一日，这场人生，方算完事。我以为，这样凤毛麟角的日子不多，而 2005 年，却当道相逢，是赌后半壁江山，如此鲜活的残败，半只秃笔，不能勾勒的行色，只留下喟叹后的掩卷。

自这一年，世上更生无限鄙薄。原是个戏中人各自鄙薄，臻至看戏者鄙薄。一般看客，却是外围鄙薄里围，土丘鄙薄平畴，平畴鄙薄洼圳。恨由情生，似比爱多。如此鄙薄之秋，却无半个人或鬼，能解释鄙薄的由来，仿佛这只是人生形象，理应如此，无须辨得缘由。戏里戏外，一样微薄惨淡的人生。

皆道人生是一场戏，也许只怪这场戏太甚嚣尘上。热闹正似怡红快绿，转眼间明快便萎靡，面目不免为人憎恶。倘若清静有序，便有教人不能完全释放的隐忍，余音自有绕梁的好处佳处，便是所谓满腹经纶、精英秀士者，亦不能道半个不字，更不能抛递出那意味深长的鄙薄眼色来。如此只现车辙，未见飞尘，正合国人千古沿袭的阳春白雪之意。倘有一事一物，既能负手于阳春白雪枝上头，又能俯首于下里巴人座上宾，则非“润之”公不可，而非叫“国人”。

国人是低等的命。老黄牛与孺子牛之别，是只管低下头去。

我又想，林怀民是在一衣带水的彼岸台湾，倘若以“为乡下人演出乃云门宗旨”的云门舞者是在大陆，又凑巧下里巴人爱不释手，云门不必如此步履维艰，“打坐，太极，拳术”是样样阔气的土气，因此衍生而就的民族舞奇迹，是否会被鄙薄，而冠之以“恶俗”名声？林怀民大抵不知，世上艺术，但凡通俗，便即恶俗。天

上仙子，自然是不得吃饭的，既吃五谷杂粮，怎好做仙子去？只是林怀民也静，《九歌》、《狂草》，无一不静，又无一不旧，无一不古，却静自尘中来，向民中去。是信而好古，如《潇湘水云》一般自如，斯哉流世。

这种静，与八大的静却截然不同。八大之静，却是与尘中别，向天上去。满纸空白世界，一角孤标冷眼。遗老贵胄，没落自然有由来。

不同轴卷人情纸，一样人生相对看。

这一年，妍或媿，均难辩。

2006年3月26日夜

目 录

自序 天上人间 / 1

1

寻找干净的声音 / 3

你是宇宙的春天 / 13

你是人民的女儿 / 21

国人二三事 / 31

如此妩媚 / 47

从 Copy Cat 和拿来主义说起 / 55

四十·三十·二十 / 67

竹内藏玖 / 79

从 2005 年的“粽子”看国人的幽默 / 85

一个枪手的仲夏夜 / 95

艺术这尾涸泽之鱼 / 109

疏影横斜 / 115

自由之缰 / 121

“第一”是艺术 / 127

返璞归真 / 137

沧海遗珠 / 147

音乐断章四则 / 155

遗忘的觉 / 165

七分正,三分邪 / 171

山那边的丁香花 / 183

2

守护蒙娜丽莎 / 191

上善若水,厚德载物 / 207

泛波柏舟,亦泛其流 / 217

仁者无敌 / 231

掳客 / 243

后花园 / 263

附录:寄瑾秋 / 275

花事了 / 278

珍惜眼前人 / 281

跋 梅依与李宇春 / 285

东风第一枝·乙酉是夏

驰骤藏真，纵横隐拙，临风破阵歌彻。

古都十里堪惊，春潮万山层叠。

白衣独立，甚谣诼，由他生灭。

笑看了、碧海扬帆，还共一轮明月。

想曾经、溪沙浣蝶。花逐水、校书吟阙。

侯祠望送长河，草堂追迎丈雪。

尘烟过眼，浑也似、锦书掀页。

道不尽、苍狗白云，千古语同传说。



寻找干净的声音

数日前我正受着痼疾偏头疼的困扰,不得不听从医嘱,停止一切思维活动,全面休息。喝茶,听音乐,弹琴,看草长花开,望云行风走,听水流,听秒针滴答,划破静谧。一切仿佛都在沉寂,却又在默望。我想起这几日让人们嘴皮磨碎了的“超级女声”,关于她们的唱腔,似乎颇多争议。一时心念起,便找来听听,姑且打发这百无聊赖的日子。

跃入眼底的首先是《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如果说麦当娜还有值得我欣赏的地方,恐怕也就是这首歌。在所有的欧美流行歌曲中,其磅礴主题,厚重背景,扣人旋律,深切告白,无不动人肺腑,深得我心。我在其时对任何选手的名字都一无所知,只是奔着自己喜爱的英文歌而去。开头有点惊艳,慢慢地有点难受,当听到“Have I said too much? There's nothing more I can think of to say to you. But all you have to do is look at me to know that every

word is true.”时,我不禁连连摇头,有伴奏的部分可以被蒙蔽过去,然而清音独白部分却是最考验人的,它不但把发音问题暴露出来,并且将非母语的隔阂,理解层次等问题一览无遗。在整个情绪的回望中,至此应该已经是泫然欲泣,于无声处抵达情绪积淀的高潮爆发点,它是典型的至弱乃至强的表现手法,但该歌手的处理却是薄弱,干枯,表面随着乐音减弱的顺推的寡味,给人的感觉是恨不能尽快结束这个尴尬乐段。歌手理解能力能达到什么层次,也就决定情绪的表达能走多远,而对于内容理解的失误就会导致整首歌曲的失败,这是每一位音乐行内人都明白的最浅显的道理。但是我记住了张靓颖这个名字,毕竟她比目前国内乐坛上的歌手强行冒出几句英文的不伦不类要强许多。

随即听她的其他单曲,很遗憾,没有一首歌曲能让我坚持听完。请宽恕我的耳朵罢,如果我不是每日清晨便在大堆西洋音乐的包围中起床,如果不是我对那些欧美歌手的唱腔,单曲,特点太过熟悉,如果我不是对音乐的感觉太好追求完美和极致,我会为张靓颖叫好。但很不幸,我实在不能坚持听下去。

我想起若干年前在一家咖啡馆里,我问我的美国友人对当时咖啡馆内唱英文歌的歌手如何评价。她摇头说:一个字,难受。然而当时的我还不能完全体会得出她的感受,这是太近距离的现场音响效果造成的,也有部分原因是我的英文毕竟是第二习惯。我问:难受在哪里?她说:该重音的弱,该弱的发音却激烈,还有连贯性的问题……总之一听就知道非母语演绎,非常别扭。这时我听着张靓颖演绎的这首歌,非常深切地对友人的话感同身受。

一个歌手没有(及体现不出来)自己的理解,表现不出自我风

格,就不能超越原歌手的演绎,这本身就是最大的失败。张靓颖的演唱固然超越了目前国内的一些歌手,但她借来的唱腔,竭力复制沿袭原唱的曲风,没有个性的歌唱就没有生命力,这令她走入了第二个失败。

但这两点原因都不足以成为致命伤。真正最大的失败在于张靓颖不懂得一句话: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相信只要走出过国门、跟洋人打过交道的国人都知道,西洋人不会因为你懂得唱西洋歌而更加欣赏你,但绝对会因为你不懂得演唱自己母语的行为而投以意味深长的笑容。我在后来听了张靓颖的《乌苏里船歌》时方对这个女孩子彻底死心的。整首歌对于外行人来说似乎是无懈可击,清丽婉转。但是对于懂些音乐的人,不难感觉到整首都是飘的,没有一个字能落到实处,没有给人脚踏实地的实在,一首情感充沛优美的歌曲,结果成了一个华而不实的空架子。一个连母语歌曲都唱不好的人,又怎能将非母语歌曲演绎得精彩?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然而这在国人学习洋文已达到狂热的年代里,已是见惯不惯的时尚了。如今歌曲中都爱加进一两句不伦不类的洋文,再加上奇形怪状的发音,听起来叫人啼笑皆非,跟吞了苍蝇似的难受。就好比隔壁的夫人穿的一脚好裹脚布,姨娘不胜艳羡,自己没有裹脚布,也至少得趁着有东风吹来时,极其享受地嗅嗅裹脚布的香气。

我开始听周笔畅的歌,从她的众多歌中挑选出了《I Believe》,《解脱》。不能否认,周笔畅确实很了解一些演唱技巧。听她的歌,你能明显感受到她展示技巧的匠心。而真假音的转换,很显然地借助了市场上歌手的习惯和风格,不是平滑地上去,而像大